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班固　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昔嘗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師古曰敏謂林識捷疾也下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穴藏上也師古曰方上鄜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潔聞之先風告丞敎師古曰敎至也令至於罪而已之法令中貴人豪家有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家謂豪家之長者有名德之人也師古讀曰諷於是收案致法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逆取曰篡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發起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莒大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姓也原讀曰原褚二姓也師古曰如本字橫胡孟反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更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師古曰逆擇其中可使者驛屬而使之出有

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而不可出或銙或用皆爲此制師古曰銙音項銙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音同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之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爲銙筩師古曰銙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兹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謁反及匿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言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直吏反一切猶在平紀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還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

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
尉薦待遇吏郵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
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
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亦音畺仆音赴廣漢聰明昔知其
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諷無所逃安不敢自匿以故吏職見吏民或夜不
臺閉門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捭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寢至旦无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

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
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
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
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姦利人之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也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
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奉者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喻之告回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
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

雖合觅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土活反二人籠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棺具之也棺斂以棺斂尸也調徒釣反棺工喚反斂力贍反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厚勑告令人言子為問訊云矣亭長既至廣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寄聲謝告也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鄉厚意其發

奴撾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撾謂擊發之也音它狄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任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直吏反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縱喜許吏反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怨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廈索私屠酤推破盧罵斥斬其門關

而去師古曰度讀曰渟渟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即西點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畢於拂反時光女
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
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專廣彊壯逢亂氣師古曰風生言其凍同言鋒鋩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凍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
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
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
廣漢使長安求案賢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史禹故紿賢爲騎
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乘之軍興文穎曰尉史尉史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
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

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辭服會赦貶秩一等
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力成反後以它法
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
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
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
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
奉齋酎入廟祠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絜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
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以劾之毋令窮正已
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
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

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青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弟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貢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劒人莫能當師古曰喜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留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

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
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
文武兼備雅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倨敖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召上廳問（師古曰爲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
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從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
分爲兩部閱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師古曰閱姓也音宏）所舉
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
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
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

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
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以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
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
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
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驚衆也行音下更反）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郊許仲孫（師古曰郊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

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弃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弟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選用廉平疾蒺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示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若相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五保也比頓瘼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睫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輒掌畜官取代師古曰負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爲功程不中程輒笞督師古曰督責也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斫所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莖故因以莖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爲斧或云鉞鈇皆失之也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謙字以爲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用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文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曰者燕王爲無道師古曰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爲喻也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

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構結也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賈偶車馬下里僞物者弃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萬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

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鄉讀曰嚮）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千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笞罪楚之憂（師古曰笞擊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笞音丑之反）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言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皆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於今反）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方目反）延壽嘗出還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今定其罪名而吏白之）還至府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今

旦明府早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
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
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爲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徵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不肯出
行縣師古曰行下更反其後亦同永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
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
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師古曰重直用反丞掾皆
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
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
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
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齎夫三老孝弟受其
恥師古曰重直用反各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
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
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
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相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
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
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

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衰顯以示勸勵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教敕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工衡反會御史當問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思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數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免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紵反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傳著也總幢也棨戟也師古曰幢摩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為之幢大江反棨音啓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以緹繒飾鐮鐓也建立也幢旌亦今旛縣之類也植常職反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步浪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鄴試射堂

望見延壽車嘑咷楚歌服虔曰嘑音呼之叫咷音
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
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今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橐居
馬上抱弩負簡如淳曰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親丁奚反橐莫
侯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驂
假縣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
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

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
前既無狀後復誣想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
惡之延壽音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遂人人為飲計飲酒
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
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
以己為戒師古曰屬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
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
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

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
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鄉嗇夫之類也）察廉爲甘泉倉長
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爲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
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
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反）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
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慰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
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
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
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

尚書事以正建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
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用度也）復出爲函谷關都
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
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
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領之
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
功於晉（師古曰衰初爲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
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譏世卿

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朓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若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失計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庸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伊尹爲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臣甚善其計然采徵也久之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師古曰亹亹言勉強也舍息也亹音尾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人師古曰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不熟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發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遊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師古曰歙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

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
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式涉反楚嚴好
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言甘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師古曰者讀曰嗜將
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
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軿衣車也輜音側軿音薄又音步千反又音千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綢繆文紃曰謂衣裏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紃音之允反繆音莫侯反又音力救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
絲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汲汲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
少以畢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喜也師古曰上聞謂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
全行平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敞幸甚

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
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
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
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頻也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
京師寖廢師古曰寖漸也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
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
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才由反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
以爲長者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
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貰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
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

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攝補吏職也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從木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強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

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三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爲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能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面亦曰屏面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音蘇林曰憮音嫵嫵師古曰本以好媚爲稱何謂於大平蘇音是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

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禄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師古曰絮音奇音絜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絜姓也音女居反又人餘反舜以敞動奏當免不肯爲敞貢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貢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貢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堅延命乎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師古曰行下更反乃弃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師古曰行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爲輕小也欲令敞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頻面反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本縣邑也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云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尔反而異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

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云命爲民
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
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
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
貸師古曰貸士帶反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符教也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
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
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
冀州刺史敞起云命復奏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
王國君輩不道賊連發奏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

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
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爲一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
轑中蘇林曰轑樓也重轑重棼中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爲兩夏者也轑音老棼扶分反敞傳吏皆
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敞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勑
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
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郡清煩
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徵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
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

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
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
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
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
王驕貴民多彊猾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
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
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
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纏
解鴈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鴈爲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纏即今方目紗
卷去聲反纏山爾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

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
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更也敞孫竦王莽時
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
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
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
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
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
屬令監獄主囚也監工銜反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
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也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

長安上雅過美陽號是史氏誤劉

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臨眞官（遼西有臨眞縣）數上書言便宜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如淳曰本西虢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居用反張

竹亮反以高弟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明愼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厎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閨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閨門樞也音魚列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貴貢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

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汗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菑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大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物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益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詐傷伏吉幸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虜大破之尊功未列（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鄛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胥眉）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郲人名山名也師古曰郲音來）乃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

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鄙風篇無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人無禮儀不如速死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商高顯之地偷食苟活故越擊此詩以刺之商洛陽故商引之也布破謂以布爲鼓故無聲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商到官召敕厩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商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商謂王曰商來爲相人皆弔商也以商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負恃也安焉如商乃勇耳王變色視師古曰色謂意念也師古曰視謂看之即好謂商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好謂佳也商舉掖顧謂傅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商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商高名大爲商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商張晏曰大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東平史今之爲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謁也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商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商音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商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

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
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偏官不復典權衡譚乃
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
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帝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
敬揚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謨也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
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内患害不以時
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
臣輔政之義也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

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甲君尊臣非所宜稱
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至臨饗罷衛士師古曰諸衛士更盡
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
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
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師古曰天子當臨饗之時百官
共職萬衆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
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
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
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
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

治於是衡軛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
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
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謗曰誹也猥歷奏大臣
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
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
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傰音朋
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大守傅剛為校
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食亦反歲餘不
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
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

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
兆尹後為邑具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
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吏書佐給諸府也放謂
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屬治所者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直吏反
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
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
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
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
歸舍師古曰有冤事自言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

治所者

字當作日著
是仁字 劉

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誹也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虢州湖城縣東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号爲卿也郎前京兆尹王昌貶爲鴈門太守甄遵河内太守也）傷沮（師古曰寖漸益也沮壞也音子汝反）流聞四方無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

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士謂嫁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拘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前翁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前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前作酒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吏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師古曰吏慮也音工衡反）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懌說讀曰悅）尊撥劇整

亂誅暴桀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
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
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請言庸違象龔滔
天師古曰引虞書言堯典之辭也請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
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欲過惡漫天也漫莫干反一曰滔漫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
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師古曰捽持頭也音昨兀反搏擊也兄
子閎扶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
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傅致奏文師古
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漬也復報也

昔自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攻鄢郢都應侯譖之賜
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爲楚守西河而秦韓不
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工莧反秦聽浸潤以誅
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吕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
也砥音指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吕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自

旧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翔罪算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算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算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算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閒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算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懟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創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算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算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算親執圭辟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算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適還吏民皆嘉壯算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守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

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憚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也師古曰卬讀曰仰仰頭爲健）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任官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
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
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
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還章妻子故郡
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
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
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
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
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
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
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張晏曰劉向作新序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
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
師古曰隳毀也音火規反
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衍衍履忠進言
師古曰衍衍彊敏之皃也音口翰反
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婿之名
師古曰婿古婚字也謂走馬拊馬乃畫眉
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
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師古曰蓋公蓋反

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 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 實貌 貌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以實也 左遷爲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 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同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當爲衛官吏使市買 師古曰縣讀與懸同 實饒視事案舊令遂指官屬以下行衛者 蘇林曰衛財官屬也

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官府門上謁辛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嘗書問衛尉使尚書貴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罰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以報寬饒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

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徭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昌之子外祖也入第者洽弟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讓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願盡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嫁反酒

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以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師古曰沐猴猕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暫過之故多所經歷也唯謹愼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以其儒生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憂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覽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御善者也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過足以成君之文足以順君之指足以從君之欲此天下之所以不治也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屈故能成其高師古曰濩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蘧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量也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屈故能成其高師古曰濩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蘧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量也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屈故能成其高師古曰濩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蘧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量也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屈故能成其高師古曰濩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蘧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量也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

詘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詘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曰蒸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瞻覽寬饒采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官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寖漸也以法律爲詩書師古曰法成教化也以刑餘爲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禪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蜀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蜀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蜀讀如本字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

閒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閒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宗正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塞讀曰填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素職務空食祿奉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次簡編也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武粉反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以寒暑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

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師古曰善善謂賞善人也惡惡謂罰惡人也顓與專同勉勵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滿願賜清宴師古曰憑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爲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爲桓公所殺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卑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音大計反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即是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

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子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七徙豐爲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禄勳周堪光禄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禄勳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虚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肉省諸己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老冒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閒宗室人也舉孝廉爲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仔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仔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

蒙繼嗣之福屢受咸慈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
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永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冤之女師古曰窈冥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
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
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惑莫大焉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
媿于人惑莫大焉馬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
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
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市人及行校道路者也朝廷莫
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被擢尸祿
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
上使侍御史收縛輔轝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
之主理婦人女官也君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
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
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俱上書曰臣聞明王
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
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
患朝庭無譸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言師古曰元首謂
天子也譸古詛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故
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

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
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
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
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
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
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雠也
屢降水旱祆孽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
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
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
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
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
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數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人
皆懼也精銳銷耎蘇林曰耎弱也師古曰音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
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通徙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同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
祖父以訾徙平陵父實明法律爲御史事貢
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如淳曰永相大夫屬如今公府御屬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爲大司馬薦崇衰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復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高武侯傅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云之惡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喪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詔書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師古曰顓與專同也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睪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己至誠也睪古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師古曰殊異也

愬慨也音女六反 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産子小自保大 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 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爲汝昌哀侯崇祖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頭瘢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疎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 師古曰鄢音偃以明經爲郡吏

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 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待 師古曰儲物也儲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以爲寶適可爲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爲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 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

無不爲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鴈嘉中廣漢群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遣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爲亂首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効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

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墾發也頃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頃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爲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協謂爲草田占云新自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也有詔郡平田子直師古曰受其直而準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永相史按驗發其姦効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十石賜黃

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卽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卽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稚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問狐狸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稚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稚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稚季當且鬬閙勿有所問師古曰鬬閙也如此音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謗也即度稚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稚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斷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爲小戶之狀也文曰我與稚季幸同土壤

素無睚眥師古曰睚音崖眥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已解於前也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命分當相值也分音扶問反直音值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稱季遂不敢犯法寶為京兆尹三歲亦貢歲無所譴明年稱季病死寶為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稱季子杜茶字君敖名出稱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

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觸以揚我惡師古曰擿觸謂挑發之也擿音它歷反觸音決挑音它聊反我當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禄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跡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與崇內有讎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怨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道路稱冤疑昌

機近臣蒙受寃譖師古曰譖蒙冒也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
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謚讀曰閟以寶名臣
不忍誅徙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嘗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嘗近臣罪惡暴著而
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
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
免寶爲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
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
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莽功德皆謂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

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
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衆口
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
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
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
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問之也寶對曰年七十詩曰耄恩衰
共養營妻子如音師古曰詩惑也耄老也老老心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詩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
孫伉爲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隆遷巢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慶皆出大

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豈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頒征伐迺賜斧鉞師古曰頒讀與班同也漢家邊吏職在距寇示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妥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妥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

雍徽孔子曰相惟辟公天子穆穆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爲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賈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爲西伯爲斷其訟二國各輒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

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宦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爲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爲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輿汝南之縣也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官客愈盛歸長陵上
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到反至也音千
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埋冢舍師古曰婢婢外人舍守冢之舍也
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侍送林卿素
驕慙於賓客並度其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
剥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爲開閭之時
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
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師古曰襜褕童子衣也奴之騎也
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
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
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
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
舍使奴剥寺門鼓師古曰譁譁衆議也譁音許元反吏民驚駭林卿因亡
命衆庶譁譁以爲實死成帝太后
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
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
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

閭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頻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偃也仆音赴詡至拜爲美俗使者文類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枉法受財也並爲太守過辭鍾元又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垂就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爲也至葰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閭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閒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特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賞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名次董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全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爲遺

今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曰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今史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棹纔令高大也賣讀曰但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賛曰葉盩寬饒為司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以數子之名迹然卅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卅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于玄共奏馮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稚季也橈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葛盩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 漢書七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贍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遥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常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從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師古曰后姓倉名也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學敦長肅敬者三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弟子也十年以令詣太常復事同學博士白哥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高後爲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

與望之等數之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
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虎賁民當見者
露索去刃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
體而搜也索山客反望之獨不
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奉持匈匈光聞之告
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
化通洽四方也是以天下之
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
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於是光獨
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師
古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
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
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候時而開閤也仲翁出入從舍君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
役者也廁在廣庸傳下車
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謂趣嚮也下車而嚮而呼侍從者甚有寵也顧謂望
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爲師古曰録録謂循常也言望之
大官而守門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
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
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
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耳親屬皆宿衛

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
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閒讀曰閑宣帝自在民閒
閒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
曰畸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
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
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亡讀曰無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
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
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議時令公卿大臣朝見奏
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
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
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
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
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
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宮至二千石其後霍
氏貴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師古曰寖漸也是時選博士諫
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
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尚書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共是一條語不當中分卻須解說也劉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惡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二王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謂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更音工衡反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羌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也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徒各反願今諸有良幸非盜受賕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入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困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師古曰困與含同也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
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
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負窮
父兄因執聞出賦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賦利求救親戚一人得
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
公綽魯

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
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政教壹傾

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古者臧於民
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
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
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于反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
口斂以贍其困之師古曰率戶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
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喝死以救父兄今其生也陛下布
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可幾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
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
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
谷閒漢但令皇人出財減半以誅之其名賢於煩
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
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
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
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甚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
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
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鉼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鍊鍊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一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

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所
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白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
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
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
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
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
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
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贍給也竟與境同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次上有兩布字錢布也讀曰幣其次亦同邊郡數被兵離

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今甲之文固爲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帝使死罪入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貳師古曰貳音士得反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師古曰橋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易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白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鄉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貢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

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師古曰詰問其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毋延壽師古曰毋音無奏是不說師古曰縣讀與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不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與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久我邪服虔曰寧能與五長同年邪時知御史有令不得擅徙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公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狄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師古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書員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蘇林曰少史書令史之下者也文穎曰使其史爲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安不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仰望也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師古曰踞亦慢也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

言侯雖年高寧能為我父也不足敬也劉

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二禮廉聲不聞教慢
不遜師古曰教讀曰傲上以扶政紀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
茲穢朕不忍黜君于理使光禄勳憚策詔左遷君
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
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憚憚也命憚授太傅印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師意
亡侀言靡有後言師古曰侀言古德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
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
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
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
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
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爲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
敎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齊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
也塞滿也
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
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
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
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爲德無所不通也亨火庚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言其

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亦不爲畔臣（卒終也師古曰本以客禮待之若臣子之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今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賛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堂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堂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龔奉皇號是爲孝元帝堂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仄古側字）望之以爲中書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遠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禾書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疎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卞莊子魯之勇士也言公綽廉正寡欲卞莊子勇而有義故以為比也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

誠士之高致也窟穴蓁藋靡莫云懽喜咸曰將軍真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久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蒲吳王之行弃國而耕於阜澤明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耕阜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修典展圃之疇師古曰典圃主種田曰疇玄田雞種黍蓺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蓧古條字也沒齒終身也蓧草器也音徒釣反如將軍昭然廣行其道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庸用也言用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興周召之遺業親

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庶幾區區厲鋒鍔師古曰鋒刃端也鍔刃旁也音五各反以竟意師古曰竟之想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合曾檣共會檣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白皆周堪劉更生教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譖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姓也龍名也華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師古曰蟜巨遙反或作僑以行汙臧不進師古曰臧與贓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跡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

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
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
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
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
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
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
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
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倚於綺反會望之子

散騎中郎仅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
前所坐明白無證訴者非人讒諂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
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
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自
以託師傅懷終不平師古曰言懷恩自結納非頗詘望之於牢
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服虔曰上非不也上曰蕭太傅素剛
安肯就吏顯等白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

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妻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印天歎曰師古曰即讀曰抑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百餘人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育爲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後爲茂陵令會課育弟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譙負責居下也舜丁冀反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弟六載自將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師古曰晓免反音生活反何暇欲爲左

曹（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怒其爲漆令不治故欲以職事責之）育經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善謂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盜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典異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鄧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聊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

育老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群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

長爲咸亓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剌史
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
咸亓遂至丞相亓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
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
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
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
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衞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
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
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
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
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
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
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道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
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
間（師古曰間隙也）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辟女官
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橈（師古曰橈曲也）

音女教反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